

四書
通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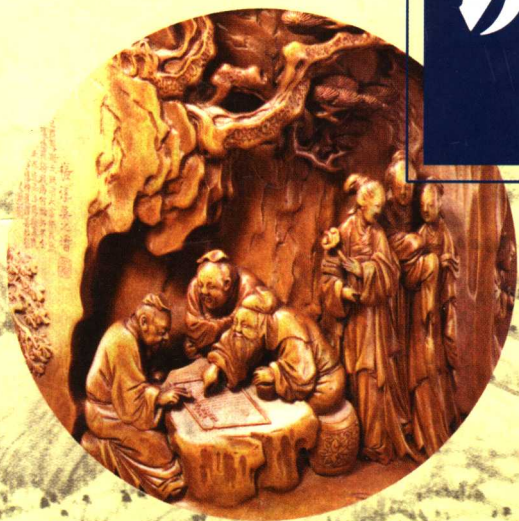
论语通说

下

邓球柏

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四书通说

邓球柏 著
□ 湖南人民出版社

论语通说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语通说/邓球柏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
2000. 6

(四书通说)

ISBN 7-5438-2308-X

I. 论… II. 邓… III. ①论语-注释②论语-译文
IV. B222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29772 号

责任编辑: 黄楚芳
装帧设计: 陈新

四书通说·论语通说(上下)

邓球柏 著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: 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33.375

字数: 830,000 印数: 1—1,000

ISBN 7-5438-2308-X

B·54 (上、下册) 定价: 59.50 元

目 录

先进·····	(3)
颜渊·····	(55)
子路·····	(109)
宪问·····	(169)
卫灵公·····	(237)
季氏·····	(313)
阳货·····	(349)
微子·····	(405)
子张·····	(431)
尧曰·····	(487)

论语通说

下

先进



第一章

子曰：“先进^①，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，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^②先进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进：登车，上车。《说文》：“进，登也。”“登，上车也。”

②从：跟随。

【通说】

孔子说：“先上车的人，对于礼乐来说，是属于赶车的人；后上车的人，按照礼乐的规定，是坐车的人。如果用我的话，我愿意做一个跟在赶车人后面的坐车的人。”

孔子往往从日常生活小节中发出自己的感慨，此处表明孔子愿意做一个管理人员，以施展他的雄才大略。这一章前人解说歧义颇多。尤其是对“先进”“后进”的解释分歧较大。一说“先进”指“五帝”，“后进”指“三王”。一说“先进”指殷以前，“后进”指周朝初年。一说“先进”指文王武王时代，“后进”指春秋期间。一说“先进”即“前辈”，“后进”即“晚辈”，都是指的孔子的弟子。一说先进为质，后进为文。何晏《集解》：“孔曰：

‘先进后进谓仕先后辈也。礼乐因世损益。后进与礼乐俱得时之中，斯君子矣。先进有古风，斯野人也。’将移风易俗归之淳素，先进犹近古风，故从之。”（邢疏本）邢昺说：“此章孔子评其弟子之中仕进先后之辈也。‘先进于礼乐野人也’者，先进谓先辈仕进之人，准于礼乐不能因世损益而有古风，故曰朴野之人也。‘后进于礼乐君子’者，后进谓后辈仕进之人也，准于礼乐能因时损益，与礼乐俱得时之中，故曰君子之人也。‘如用之则吾从先进’者，言如其用之以为治，则吾从先辈朴野之人。夫子意将移风易俗归之淳素，先进犹近古风故从之也。”后人大多采此说以解是章。朱熹《集注》：“先进、后进，犹言前辈、后辈。野人，谓郊外之民。君子，谓贤士大夫也。程子曰：‘先进于礼乐，文质得宜，今反谓之质朴，而以为野人。后进之于礼乐，文过其质，今反谓之彬彬，而以为君子。盖周末文胜，故时人之言如此，不自知其过于文也。’用之，谓用礼乐。孔子既述时人之言，又自言其如此，盖欲损过以就中也。”《大全》：“问：此礼乐还说宗庙朝廷以至州闾乡党之礼乐。曰：也不止是这般礼乐，凡日用之间一礼一乐，皆是礼乐，只管文胜去，如何合杀须有个变转道理。”“庆源辅氏曰：时俗易得逐流而徇末，圣人常欲损过以就中，圣人之所以转移时俗者，其过化存神之妙，虽未易窥测，至于损过就中之用，则有不可易者。○问：孔子从先进是夫子无取于文也，然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，夫子又从之，何耶？取于文也。潜室陈氏曰：从先进是夫子欲复文武周公之旧，即从周也。文必以周公之旧方可从。周末文弊，已不是为文矣。从周者三代损益之势当然，从先进者周末文弊救之当然，并行不悖。”

第二章

子曰：“从^①我于陈、蔡^②者，皆不及门^③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从：跟随。

②陈、蔡：公元前489年，孔子和他的学生从陈国去蔡地，在途中被陈国人包围，绝粮七天，跟随的人生了病，不得已孔子派子贡去楚国求救。楚昭王兴师迎接孔子，孔子和学生才免于厄难。

③及门：进入官场。及，到达。门，衙门。郑玄说：“言弟子之从我而厄于陈蔡者，皆不及仕进之门而失其所也。”不及门，没有机会做官。一说“不及门”，是指不在跟前受教。训“门”为受教育的场所。

【通说】

孔子说：“跟着我在陈、蔡受苦的学生，都是没有进入官场的。”

这一章记孔子同情怜悯自己的学生没有做官。孔子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，他一生中对自己的学生处处都充满着爱心，常常为自己的学生出处去就而操心伤神。朱子说：“孔子尝厄于陈、蔡之间，弟子多从之者，此时皆不在门。故孔子思之，盖不忘其相从于患难之中也。”

第三章

德行^①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；

言语^②：宰我、子贡；

政事^③：冉有、季路；

文学^④：子游、子夏。

【注释】

①德行：此处指具有美好的品德意识和美好的品德行为的学生。《周易·系辞传》：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，而观其会通……化而裁之存乎变，推而行之存乎通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，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”

②言语：指长于辞令，思维敏捷的外交才能的学生。

③政事：指具有管理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组织才能的学生。

④文学：指文章博学，通晓西周的文献典籍的学生。

【通说】

〔在孔子的学生中：〕品德行为美好的有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能说会道的有：宰我、子贡；政治上才能突出的有：冉有、季路；文学上有突出才能的有：子游、子夏。

孔子将自己的学生分为四类，还是设置了四个专业呢？今已

不可考了。邢昺疏云：“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进，遂举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进之人。郑氏以合前章。皇氏别为一章。言若任用德行，则有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四人；若用其言语辨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则有宰我、子贡二人；若治理政事决断不疑则有冉有、季路二人；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、子夏二人也。然夫子门徒三千，达者七十有二，而此四科唯举十人者，但言其翘楚者耳。或时在陈言之，唯举从者，其不从者虽有才德亦言不及也。”

第四章

子曰：“回^①也，非助我者也，于吾言无所不说^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回：颜回。

②说：通“悦”。

【通说】

孔子说：“颜回这个人呀，对我没有任何帮助，凡是我说的话他都认为是好的。”

这一章称赞颜回的美德。孔子不喜欢学生阿谀奉承，他希望学生能够修改自己的错误缺点和不足。但对颜回孔子却是倍加赞扬，从不苛求。我们探讨儒家所乐道的孔颜乐趣，所乐何事？窃以为所乐者师生之情谊也。由此“于吾言无所不说”亦可见其师生爱慕之情忧乐之心。朱熹《集注》：“颜子于圣人之言，默识心通，无所疑问。故夫子云然，其辞若有憾焉，其实乃深喜之。胡氏曰：‘夫子之于回，岂真以‘助我’望之？盖圣人之谦德，又以深赞颜子云尔。’”《大全》：“庆源辅氏曰：圣人之心，义理昭融，固不因人之问而后有所知，亦不以人之不问而遂有疑，顾岂有待

于学者之助哉？然疑而问，问而益得以发其精微，若子夏之起予，则亦不能无也。○胡氏曰：以非助我而言，似有不足于颜子之意；谓其无所不悦，则凡精凡粗，若巨若细，莫不欢然领受，而略无毫发之疑矣。○厚斋冯氏曰：夫子固无待于助，然于事物之理，因人之疑问而遂得以发明之，是亦助也。○新安陈氏曰：如‘终日不违’，‘语之不惰’，皆无所不说之验。”

第五章

子曰：“孝哉，闵子骞！人不间^①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间：非难，指责，挑剔。不间，无可挑剔。

②昆弟：兄弟。昆，哥哥。

【通说】

孔子说：“闵子骞真是孝顺呀！他能够使他的父母兄弟个个都让别人无话可说。”

这一章赞美闵子骞的孝行。陈群说：“言子骞上事父母，下顺兄弟，动静尽善，故人不得有非间之言也。”关键是闵子骞有一颗特别善良孝顺的心，孔子有一颗特别仁爱慈悲的心，二人同心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才有孔子如此的赞美之辞。

《艺文类聚》二十引《说苑》曰：闵子骞兄弟二人，母死，其父更娶，复有二子。子骞为其父御车，失辔，父持其手，衣甚单。父则归，呼其母儿，执其手，衣甚厚，温。即谓其妇曰：“吾所以娶汝，乃为吾子。今汝欺我，去。无留！”子骞前曰：“母在，一子单；母去，四子寒。”其父默然。故曰：“孝哉闵子骞。”一言其

母还，再言三子温。

《后汉书·范升传》曰：“升闻：子以人不间于其父母为孝，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。”

朱熹《集注》：“胡氏曰：父母兄弟称其孝，友人皆信之无异辞者，盖其孝友之实有以积于中而著于外，故夫子叹而美之。”《大全》：“勉斋黄氏曰：父母昆弟之言或出于私情，人无所非间其所言，是为公论，夫子所以称之。○庆源辅氏曰：父母昆弟称其孝友者固有之矣，然或溺于爱蔽于私，则诚否未可知也。至于人皆信之无有间言，则诚著而德彰矣。”

王夫之《训义》：“夫子曰：人之有德也，皆可以相信而不待质于群言，而唯孝不然。孝无一定之理，而但有同然之心。吾以此验为人子者，孝哉惟闵子骞乎！吾验之于父母昆弟之言也，而更验之于人也。盖惟无所不当于父母之心者，而后可谓之孝。服劳致养之文，可以谢过于天下，而不能愜父母之心。父母谓之孝，则洵孝矣。而或未尽于隐微，则父母谅之，而无以服昆弟之心。乃子骞昆弟之言，犹父母也，洵孝矣。而或父母谅之，昆弟以至之所不逮而服之，而乡党宗族从旁而窥之，或以其父母昆弟之有私焉，则必有可议者矣。且至德为疑忌之府，而贤者为责备之归，人言亦大可畏也。乃人之称之，无殊于父母昆弟也。夫而后信子骞之孝，果不可诬矣。大顺之休，通于远迩；人心之同，感于至性。为人子者，如闵子骞焉，可矣。”

第六章

南容三复“白圭”^①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^②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南容三复白圭：南容诵《诗》至“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”反复三遍。白圭，国君和大臣行礼时拿在手中的玉器。此处指“白圭之玷”诗句。此诗见《诗·大雅·抑》。

②妻(qì)：嫁给。

【通说】

南容把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的“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”这几句话反复诵读，孔子便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。

孔子认为南容真正懂得祸从口出这个道理，并且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谨小慎微，是个有用之才，于是便把侄女嫁给他。孔安国说：“《诗》云，‘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’南容读《诗》至此，三反复之，是其心慎言也。”此章可以与《公冶长篇》“子谓南容：‘邦有道不废，邦无道免于刑戮’以及兄之子妻之”合起来研究。朱熹《集注》：“范氏曰：‘言者行之表，行

者言之实，未有易其言而能谨于行。南容欲谨其言如此，则必能谨其行矣。”《大全》：“双峰饶氏曰：表与里对，实与华对。言为表，而行为里，行为实，而言为华。各举其一以互见。免于刑戮只是不以轻言妄动取祸；若当言而言，虽箕子之囚，比干之死，岂容苟免。”王夫之《训义》：“嫁子者必择能齐其家者，而使之观刑，圣人之所以为法于天下也。《家人》之象曰：‘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。’行固在所谨，而言尤要焉。人之为言，或致慎于人情险阻之地，而以门内为便安之所，可以唯吾言而无关于利害。不知一家之内，言之不谨，则喜怒溢而好恶不平，恩威褻而教戒不严。唯君子知言为吾心之声，非但以隐忍求免于世，实恐一发而成吾身之玷。惟言无玷，则家人之闻见不僻，而从违以壹，此修身齐家一致之理也。‘白圭’之诗曰：‘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’玷不可违，内疚于心，而终身不救。惭屋漏者，则无以对妻子。南容读是诗而三复之，其得诸心者至矣。故夫子亟取之，以是为修身之要而齐家之枢机也。以其兄之子妻之，可以观其‘刑于’之化矣。于是而见修齐之理焉，于是而见嫁子之道焉。呜呼！此圣人所以察乎人伦而得其理也。”